亲人

二　　姨

张凌红

二姨走了,惊闻噩耗,我正在饭店和几位朋友吃饭,几度失声痛哭,不能自禁,惹得邻桌莫名惊诧,侧目看我。

我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由于母亲生病要去太原治疗,我便转学到了二姨家——万荣县南张乡尚家村。二姨家五个孩子,大表姐已出嫁,二表姐仅大我4岁,我当时少不更事,却毫无寄人篱下之感,常和表姐无理取闹,二姨从不指责,还老要表姐让着我。我当时不但顽劣,且贪馋:院子里的黄瓜,树上的苹果,不少被我消灭在萌芽状态。

当时学校有麦假,组织孩子们拾麦子,一斤有3分钱的奖励。我一假期挣了一块多,回家时二姨全部给我拿上。二姨给得真心实意,我拿得心安理得,把“外甥是狗,吃了就走”这句俗语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姨夫是村里有名的厨师,普普通通的菜也能做得津津有味;二姨会贮存苹果和柿子,大冬天去了也能吃上水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绝对是莫大的惊喜。我上二年级时,虽然转回到我们村,但平时一有空还是要去二姨家。一来打打牙祭,二来每次从二姨家回来都能带些好吃的。那时候的尚家村令我向往和牵挂。即便后来我去了太原,但只要回老家,我还是要去二姨家。

以前每次从二姨家走,二姨必定送到村口,不管走出多远,回头目力所及,二姨都在原处。后来二姨年纪大了,我也开车,每次走,二姨必定送到门口,不管多远,通过汽车反光镜,我能看到,二姨还在门口。

1999年,我在太原结婚,二姨已年近七十,当时交通不便,但二姨一路辗转汽车、绿皮火车,不辞辛劳、不远千里到省城参加我的婚礼。办婚礼忙乱,我也没顾上带二姨在太原游玩一番,婚礼第二天二姨便匆匆回了老家。后来我多次相邀二姨到太原来转转,她都以人老不外出婉拒。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长到了我小时候二姨的年龄。可只要一去二姨家,她还是把我当孩子一样,有好吃的给你吃,有能带的给你带。而当你问她需要什么时,二姨从来都是说什么都有。二姨和二姨夫一直身体很好,两个人自己做饭,彼此照顾,粗茶淡饭,怡然自得。二姨夫79岁时,重孙女过满月,老人家还亲自下厨做了十来桌菜,这在我心中简直就是传奇。前些年,闲暇时二姨夫还骑上自行车,带上二姨去解店赶庙会。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悠哉游哉,漫步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绝对是一道别样的风景。

我一直认为岁月静好,神仙伴侣,两位老人一定会长命百岁,我每次回老家都有去处。但世事无常,终究躲不过生老病死。2020年正月,二姨夫以95岁高龄无疾而终。剩下二姨,几个表哥轮流侍候。去年清明,我回老家还见过二姨一面,老人家精神尚可。前些日子听说二姨有病,我着急想回去,表哥家姑娘说输了两天液就好了,这次没想到竟然不治。

我再也没有二姨了,再也不惦记尚家村了。有时候牵挂其实是一种幸福,总觉得心有所系,身有所去;真到了了无牵挂,会怅然若失,心里空荡荡没个安处。

又念起大姨。大姨家离二姨家不远,我小时候也常去。大姨一家从兰州转业回来,家里与众不同,砌有花池,栽着好看的美人蕉。大姨家离村口很近,村口有一大池塘和果园。大姨家有一表弟,和我同岁,我们一同下水摸鱼,捡土砸果,玩得不亦乐乎。大姨待我也特别好,每顿饭都做几个精致的小菜,让我回味无穷,给童年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只是后来大姨身体欠佳,相对去得较少。1998年大姨去世,我还未成家,正在大同为生计奔波,通信不便,交通不便,未能回去,也是一憾。

童年

柳笛声声

晓　根

柳笛,太原方言称之为咪咪,它与柳有关,与笛无关,是孩子们春天的一种玩具,用嫩柳枝的外皮制作而成,因能吹出乐音如笛,故称为柳笛。

这样的“乐器”虽然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却为乡村的孩子们送去了无尽的欢乐。这种欢乐既充满童趣也充满想象,它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妙的“天籁之音”。

初春时节,各种树木还在早春里睡着,柳树的枝条已开始变得柔软了起来。一根根柳枝冒出了无数的嫩芽,像麦粒般饱满,一颗一颗排列在枝条上,露出了淡淡的鹅黄。似乎两三天的工夫,又由黄色转为微绿,微风吹拂,万条起舞,真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这个时候的柳枝,便可做柳笛了。

柳笛做的精细程度不同,吹奏出的音质也就不同。好的柳笛,悠扬声声,孩子们的目光里就有了羡慕,也有了孩童脸上的惬意快活。

做柳笛叫扭咪咪。第一步是要选好材。仰望柳树枝条,我和小伙伴们手脚并用,“噌噌”几下就爬上高大的柳树。挑选圆润、光滑顺溜、没有骨节的一段嫩条。柳条不宜太粗,亦不能太细,大人指头般粗细是最适宜的。

截下来的柳条用手轻轻地捏,细细地揉,慢慢地扭,用力要均匀,待到柳皮与柳杆完全脱离,抽出白色的枝条,就剩下空心的柳管了。把这些柳管一端的青皮用刀轻轻刮去一小截儿,留下嫩黄的内皮,含在唇边,轻轻一吹,就会传出春天清亮的笛声,而口里则润满了清鲜又苦辛的春柳味儿。

柳笛长短不一,吹出来的声音也各异。短的可寸余,含在唇内,稍稍露出端口,就可吹出悦耳的笛声,清脆动听,像小鸟的叫声。长的可以10厘米左右,吹出来的音儿,清甜,绵长。粗细不一样,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纤细的柳笛,声调高亢、婉转;粗的柳笛,声调浑厚、深远。

吹奏一支柳笛,笛声显然单调,若是两三个小伙伴同时吹响,几种音质和谐交织,又别有一番情趣。不要以为柳笛只能吹出“呜哇”“吱呀”这样单调的声音,“高手”还真能吹出歌儿的调调来。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童年的柳笛,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欢乐,柳笛声中,伴随着无限的乐趣。

岁月飞逝,伴着我童年的柳笛,已成了记忆中的故事……

图片来源:百度网

投稿邮箱 symtywb@126.com

物语

滚铁环

晓　阳

春光明媚,在小区院子里散步,见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不知疲倦地滑滑板,不由想起了小时候在太原玩的滚铁环。

滚铁环也叫推铁环,是孩子们喜爱的一项户外运动,也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一项运动。

铁环可以用粗铁丝制作,但最好的铁环取自箍木桶的铁箍。我们街道路边摆放的那种掏厕所装大粪所用木桶上的铁箍,是孩子们心仪的铁环,“有办法”的人才能搞得到。

铁环通常直径40厘米左右为佳。有大的立起来快赶上了小孩子的身高,而小的只有碗口大。滚铁环要用一根粗铁丝把前端拧出弯钩,后面窝出握把做成推手,推着立起来的铁环后缘一直往前滚,就像赶着一只小狗在路上跑。

滚铁环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一项运动,要想推得好,关键在于掌握很好的平衡能力。我初学滚铁环时歪歪斜斜摇摇晃晃像个醉汉,滚不多远,铁环便“哐啷”一声跌倒在地。但我并不放弃,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把铁环立起来再推,直到能推着铁环一路小跑且能加速减速和改变方向。

铁环推得熟练了,我们就会玩些新花样,如有的孩子用细铁丝窝出小圆环套在大铁环上,这样环上加环,推着铁环跑时就会发出“当啷啷”悦耳的声响;有的推着铁环快速前行后会使长柄推钩与铁环分离,跟着铁环往前跑,待铁环摇摇欲坠时再钩上接着推;有的在窄窄的马路牙子上或在平地画出“独木桥”比谁推得直;还有的同学如开车过杆绕8字,看谁能推出曲线。如果能驾驭铁环越沟过坎而不“趴窝”,那就会成为孩子们心目中能干的有灵性的高手。

最刺激的玩法是赛铁环,大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闻令而动,看谁推得快、推得直、推得远。我们这些小小少年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推着自己心爱的铁环,享受着自由自在运动的乐趣,在前行的路上不停地奔跑……

连载

52

苏华 著

作家出版社

《大夏禹都》节选

然而,这一考古史上的误判,非但没有引起考古学界的警惕和反省,反而被歪打正着的夏文化遗址所掩盖。此后围绕着这都那城之说,皆由此来。许宏于此评论道:“自此,这位大学者的观点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二里头汤都西亳说’深入人心。随着属二里头文化晚期的1号、2号两座大型宫殿基址的全面揭露,到了上世纪70年代,二里头文化晚期的二里头遗址为早商时期的商汤之亳都,二里岗文化的郑州商城属于中商时期的商王仲丁之隞都,安阳殷墟为晚商时期商王盘庚至帝辛之殷都的观点,几成学界共识。”

围绕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谁早谁晚,谁更像是“亳”或肯定是“亳”的激烈争吵,许宏道出一件旧事:“1977年,在国家文物局组织召开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研讨会’上,年届半百、厚积薄发的北京大学讲师邹衡的长篇发言一语惊人:二里头是夏都,郑州商城才是商汤都亳!接着,邹衡连发多篇论文,1980年出版扛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一举奠定其‘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崇高学术地位。一石激起千层浪,众人群起而攻之。有学术史论著称有如一匹黑马的邹衡为‘搅局者’颇为贴切。”

1977年11月18日至22日,在河南召开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研讨会”,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考古学界的一次大聚会,与会人员109人,包括考古所设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工地的徐殿魁、高炜、黄石林、张岱海也参加了会议。所谓的遗址发掘现场研讨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夏文化研讨会。据说因在王城岗这个龙山城址的前面冠以“夏代”二字,即“王城岗夏代城址现场会”,受到一些与会代表的质疑;到正式开幕时,会场上悬着红布横幅,上书“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

19日、20日两天,与会代表赴告成王城岗发掘工地现场和阳城山东周时代的阳城遗址参观。21日进行大会讨论,最后发言的便是此次会议的“搅局者”邹衡。

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研究生,1955年获得北京大学副博士学位。1956年起任北大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在考古的主要贡献是寻找、发掘和研究山西晋国的始封地古唐国遗址,代表性成果是由其主编的四卷本《天马—曲村(1980~1989)》,该书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9月出版。在夏商周三代考古的研究上,有《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再续集)》,曾走红一时,后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案”,其先入为主的推断饱受质疑,收入文集的不少文章已是明日黄花。

邹衡的发言是以他从1960年至1973年间三易其稿的《试论夏文化》一书及赴登封会议途中的所思进行的,所以“从年代、地理、文化特征、文化来源以及社会发展阶段五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后,得出肯定的结论:“可以肯定地说,二里头文化(包括两种类型的早、晚两期共四段)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

历史